

文艺气象

听涛

点亮风景

程红

编辑室里,常常突然听见这样一句赞叹:“这篇稿子让人眼前一亮!”话音刚落,那份稿子便被大家抢着传阅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“眼前一亮”,总能夺走我们的注意力。

何为“眼前一亮”?或许是内容的新颖,不是老生常谈,而是能提供一一些新的观点、新的角度,揭示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;或许是语言的生动,善用修辞,让文字活泼泼地跃然纸上;或许是结构的匠心,巧置悬念伏笔,勾起读者看下去的兴趣。“眼前一亮”的稿子,是茫茫稿海奖励给编辑的一颗甜果。

在文学理论中,有个词叫“陌生化”,恰好解释了“眼前一亮”背后的原理。它是指在文学创作中,作者通过采用异于常规的表现手法,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和新奇,从而打破读者的日常感知,产生文学效果。譬如李白的《清平调》中一句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,不直接描摹杨贵妃之貌,却以云花之眼审视其美,显得新奇独特。聪明的作者总能妙笔生花,使常情、常理、常事焕发光彩。

又如《红楼梦》中刘姥姥初进贾府,她错将珠光宝气的平儿认作王熙凤,对自鸣钟、西洋穿衣镜等新奇物件产生了一系列错觉。通过刘姥姥这双“未经世面”的眼睛,读者仿佛也初次踏入荣国府,体验到一种新鲜而奇妙的视角切换。这启发我们,风景的发现不一定在于外界的改变,也在于观察者视角的转换。

时下,男女老少都热爱旅行。当我们离开熟悉的环境,踏上陌生的土地,那些在日常中被忽视的细节,突然浮出水面——墙角的小花、建筑的纹理,或是街边的美食,纷纷闯入视野。我们惊叹于异地的风土人情,陶醉于陌生的自然风光。而这一切,对于当地人来说,或许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存在。旅行的意义,正是换个心情、擦亮风景。

我们之所以要读文学,恰在于它提供了另一双“眼睛”。初时,身在生活中,“看山是山”,一切直观而表面;借助文学的陌生化之眼,跳出生活看生活,“看山不是山”,读懂了沉甸甸的象征与寓意;最终,当我们达到一定的人生阅历与审美高度,回到本质,大道至简,“看山还是山”。无数景致,正是在这曲折有趣的认识过程中被点亮、被看见。

亮,意味着自幽深走向光明,让被遮蔽的事物重焕光彩。法国作家福楼拜说:“文学就像炉中火一样,我们从人家借得火来,把自己点燃,而后传给别人,以致为大家所共享。”文学是生活的镜与灯。它既如镜子一般,忠实映照出生活的面目,也如一盏探照灯,深入心灵幽谷,点亮隐秘的风景,让人从“眼前一亮”到“心头一暖”。

版式设计:蔡华伟

我生在渭北的一个小县:永寿。县不大,沟壑却有近千条。小时候,上学之余,我就跟着父亲在这片沟坡上料理庄稼和苹果园。父亲不识字,可自我懂事起,他就常给我买书看。父亲有一句口头禅:“只要咱爱土地,土地就不会亏待咱。”那时,我并没有理解这句话,也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。后来,在沈阳读大学时,知我写作,他打来电话,又讲了这句话,还专门补充了一句:“我是在地上种庄稼,你是在纸上种庄稼,咱爷儿俩是一样的。”

父亲的话,深深触动了我。写作就是在纸上种庄稼呀,我过去是把它想得太大、太缥缈了,因而总在词句上费神,而忘了文学所面对或拥抱的,正是热气腾腾的生活。

于是,我把视线转向了我的故乡,转向了童年生活,那些甜蜜而又诗意的往事,扑面而来。故乡就成了我写作的源头。回望故乡时,我发现,当下的乡村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。我边阅读,边思考,带着浓郁而又真挚的爱,把这些变化,从少年的视角,用小说写了出来。也是这些小说,让我在20多岁

转眼,又是新的一年。

这个时刻,人们暂时停下了匆忙前行的脚步,凝神静思回顾过去,满怀期待展望未来。我总是与文学共度新年,这让我心安稳而踏实,为下一段旅程充满电量。

儿时,我是个幸运的孩子,家中的书柜永远装满了儿童文学书籍,它们就像是一扇扇为我打开的大门,让我自由穿梭于不同的空间与时间,行走在真实与虚幻之间。

在书房长大的孩子,心中亮着一盏神奇的灯。那光芒会驱散黑暗,把世界变得色彩斑斓;那光芒会照亮成长的心灵,让人不畏惧、不孤单、不慌张、不茫然。

记得一个新年夜,爸妈出门,我一个人正在看《西游记》,家里却停电了,眼看四周陷入一片漆黑,我的心怦怦直跳,一动也不敢动,把眼睛紧紧闭上了。我努力地回想着书中的内容,孙悟空就从脑海中跳了出来,他“身穿金甲亮堂堂,头戴金冠光映映”,为我驱散了黑暗和恐惧,降妖除魔的大圣变成了一个小小

我不曾想过,有一天会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诗人。我早已接受了矿工的身份,接受了自己的平凡,也拥抱了这种平凡。而当我拿到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时,我突然明白文学在给予我一种新的力量,在给予平凡一种新的定义。它像一盏矿灯,照亮了我眼睛之外崭新的世界。

当我独自待在矿井下二盘区水仓时,发现总有闭起眼睛,脑子里的巷道才会变得更加清晰。眼睛会看到我们应该看到的,心灵让我们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。当我从黑乎乎的工作服口袋里找出一张褶皱的纸在膝盖上展开,发现在矿井下要保持一张纸的雪白也变得困难了,以前轻易得到的事物此刻在矿洞里变得格外珍贵。我在涂满煤灰的交接班验收单上歪歪扭扭写下第一行诗句,多年以后才追溯到,那是我文学之路开始的地方。

2008年我左脚踏出校园,右脚迈进煤

写小说的都知道要有人物,然而也难在对人物的捕捉和塑造。有时理念已经成形,并且感到是有那么点儿新意的,但不能用一个鲜活的形象表现出来,于是理念飘浮在空中,总也落不了地。还有时眼前倒是有那么一两个嬉笑怒骂、绘声绘色的人物了,但写出来却总觉得不够,甚至怀疑为什么要写他们,于是人物本身也失去了魅力和说服力。我在2024年的创作和思考,当然还是围绕着人物进行的。我想这也是小说永恒的课题。

有的时候好的文学人物,还真不是从生活里“捡”来的,比如我的小说《逍遥仙儿》中的北京拆迁户王大莲、海淀高知妈妈苏雅纹,这些形象就是我在商场里看到那些送孩子上课的家长时,突然就有了写作的感觉。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,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大城市里,不管是本土居民还是高素质的外来人口,

在文学史的维度上,我和我的同人们属于新旧交替的那一代人。

我作为支点的左脚还踩在印刷体文学的泥土地,向前迈进的右脚已经踏入网络文学的新河流中,而这是20年前的事情了。

2005年,网络小说方兴未艾,我接触它一开始是出于学术的目的,为了接近创作者、了解这个圈子而写了一本以山海经为题材的小说,然而初战就失利了。

当时,审美偏向西化,文化流行慕洋,新生的网络文学也不能免俗,后来成为网文第一站的那个平台,编号001的小说也是西式幻想题材——“鄙视链”的最高端,坐着的不是东方的传统神话,而是“魔戒”与“龙枪”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,当初我们这批坚持写东方神话的作者其实属于少数派,我的那本书虽然得到了好评却完全没有流量。

但我不甘心啊,于是苦心钻研,按照当时最流行的套路,写了一本历史穿越文《边戎》,这本书倒是小红了一把,让我在网文圈有了一席之地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,就这么写下去,忘记了原先做研究的目的,在写作的道路上一去不返。

现在回想起来,那个时代网文读者的基数不大,氛围却很好,他们不嫌弃我们简单粗疏的文字,也还未形成固定的阅读习惯,只要作品有可取之处就会点赞。在他们的支持下,我

在纸上种庄稼

范墩子

时,真正意义上思考了生活,亲近了现实。

父亲视土地为生命,那种爱,朴素而又纯粹。他快70岁的人了,却还守着家里那几块地。本来可以闲下来,但他不肯。去年秋天,我和他在老家卸苹果时,他转过身问我:“都说你是个作家,你讲讲,我为啥还要种地?”他站在果树下,阳光在他黝黑的脸上轻轻摇晃。我摇摇头。他微笑着说:“不爱土地,就会觉得种庄稼累。但当你爱上了土地,你就会感激土地给你的回报。”

站在果园里,我陷入沉思。像父亲一样的农人,对土地充满深情,他们能听见土地的心跳声。文学,又何尝不是在听土地的心跳声呢?写作至今,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在文学的土地上种庄稼,收割庄稼。一个个字,就是一个个沉甸甸的果实,一行行句子,就是

一垄垄洋溢着生机的麦苗呀。

30岁时,我到西安工作,成了一名专业作家。我喜欢坐在那些弥漫着烟火味的街巷深处,听嘈杂的人声,观察人们的喜怒哀乐。我喜欢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,沿着城墙根走,抚摸那些写满岁月斑纹的青砖,听老人们在城墙下吼唱秦腔,那豪迈的声音在护城河上悠悠荡荡。我也喜欢采访不同职业的人,比如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、装修工、面馆老板、非遗传承人等。同他们交流,总能感受到一种光亮和坚毅。他们在平凡的生活里执着坚守,在风霜雨雪中品味甜蜜。而我,希望能以自己的笔,画出他们朴素的形象来。

多少次,我也在长安区皇甫村里穿行,在柳青墓前的崖上远眺。远去的生活重新浮现,仿佛又见到了那位朴素的老人,他正同乡

跳动的文学之心

葛亮

女孩的心灵守护者。

文学没有影像和声音,这个世界如此安静,但读书人的思维却因此活跃起来。字里行间的留白,让想象与思考有了生长的空间,文字在脑海中化作了声音、场景、光线、气味……变成射入心灵深处的光亮。

长大后,我成了文学的创作者。写作是一种铭刻生命痕迹的方式。无论是创作一本想象丰富的童话,或是写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,当面对一张空白的稿纸,落笔写下一行行情真意切的文字时,作家对人生和世界的观察和思考,就这样穿过故事,带着心跳和体温,给读者一个实实在在的拥抱,说一句推心置腹的悄悄话。

2023年的跨年夜,我正在写儿童小说《宇

宙的梦想》,书里的孩子怀揣航天梦,努力成长。孩子和宇宙,看似遥不可及的距离,但一件件航天大事却在鼓舞着小主人公,让他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。

2024年秋天,我带着这本书走进一所小学做文学讲座,学校操场上,几千名同学认真地听讲。当我提问时,台下的一只只小手争先恐后地举起来,孩子们鼓掌,欢呼,热闹得就像过节一样。

讲座结束后,我却看到人群中有个眼圈红红的小姑娘,她刚哭过鼻子。我走到她身边,小女孩告诉我,她是全校唯一没来现场听讲座的同学。

我惊讶地询问原因,原来,她是学校的小志愿者,要负责在广播室值班,只能守在那

一块煤,一个字

榆木

洞里,构成了我文学语言的一部分。

以前,我一直是以矿工的身份来审视煤矿,理解矿洞里的黑,探索矿井里的未知,接触跟我一样黑乎乎的矿工,以此来定义煤矿和基层的意义。现在,当我用诗人的视角回望我在煤矿工作的16年,回想起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水浸透,坐在进风巷口晾衣服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,回想起工友们下班之时的相互调侃、回荡在巷道里的笑声,我忽然明白,正因为我对当初对煤矿的未知,生活才冒出了惊喜;正因为我们积极参与生活、认真生活,我的诗歌才找到了情感的落脚点。

我在矿洞里写下的诗歌,它们饱含着对

从生活里来,往时代中去

石一枫

不少人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,生活富裕起来。在经济上,他们过得很富足,但在诸如孩子教育等问题上,不少人又陷入新的困惑。这种新困惑的产生,有着社会与文化双重的因素,而这正是一个小说家可以深挖的领域。

同样的例子还有伴随互联网对生活的影 响,出现了以前没有过的“网络一代”。并且回头看去,中国的互联网社会已经成形二三十年了,那么网络一代也有了他们的后代。我在2024年完稿的长篇小说《一日顶流》,写的就是一对这样的北京父子。父亲是论坛时代的老网民,儿子是直播时代的新

网民,网络已经塑造了他们的生活,虚拟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但他们却在这时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。有类似困惑的人物在生活中比比皆是,而我想,他们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性。新人物之所以新,还在于他们存在于日常生活,同时反映了时代的新变化。

虽然今天对于文艺作品的衡量标准多种多样,可能有学术的、市场的、长期的、短期的,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标准,就是老百姓是否真心喜爱。拿小说为例,北京的前辈作家给读者留下了骆驼祥子、那五、张大民这些脍炙人口

边写,边等待

阿菩

们写出了一个个恢弘的科幻想象,写出了一段段跳脱的都市故事,完成了还没有套路化的叙事,演绎出了对《封神》与《西游记》的全新解读。

几百个赞已经能让一个作者充满信心地写作下去,几千人的持续关注就能捧出那个年代某个领域的“大咖”。和今天的新一代作者相比,我们当时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微乎其微。但靠着这微薄收入和不出圈的支持,我们挣扎了下来,也生存了下来!

然而,美丽的背面也有残酷。上世纪末从印刷体到网络传播是一变,几年后从文学论坛到文学网站再一变,几年后从2G到3G又一变,再过几年从单渠道发行到全渠道发行又一变,与此同时从电脑阅读到手机阅读也在变,从纯粹的文字阅读到

全版权发行更是一变。每一次大变革都引起创作习惯和阅读审美的大调整,许多领域开创者还没来得及享受成名成就的喜悦就忽然过气了,我的大部分同人在一场接一场的变革中陆续凋零了。

我当时也属于正在凋零中的一员,一直

困在历史穿越的题材上,想要有所突破却又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。我提高了我的写作速度,从平均一个小时1000字左右的写作速度,强提到巅峰期的4000字每小时,就这样靠着意志力勉强支撑着,但我心里清楚这是一种透支。到了2011年,我的最后一本历史穿越小说《唐骑》终究还是断更了。

差不多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,幸运女神忽然眷顾了我——我的第一本网络小说,那本淹没在电子数据的坟墓中,连首发网站都已经倒闭的旧作被出版商发掘了出来,改名为《山海经密码》出版,竟然卖了接近100万本!

我莫名其妙地在另一个领域爆红了。这本书的际遇,让我幡然警醒。难道我一开始的路才是对的?但仔细回想就知道不是,如果没有转入历史穿越,我可能早就写了,没有后面的坚持,未必能等来《山海经密码》的出版。但一本连我自己都忘记了的书,在这个迭代迅疾的网络时代,为什么却能在多年之后翻红?

我知道,浅层的原因是整个时代的风向变

亲们一起坐在田畔,一边抽烟,一边闲谈。半个世纪过去了,但我总觉得,柳青还在眼前的村子里,他的魂还在长安的田野间游走。当年,路遥和陈忠实也多次在柳青墓前冥想、参悟。他们向柳青学什么?我以为,他们在学柳青对待生活对待现实的态度。

我没见过这三位现实主义作家。但每次在皇甫村漫走,我总能听到他们的召唤:没有真情,没有生活,没有体验,就没有文学。

我还多番踏上咸阳原,去考察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遗痕。从汉家陵阙,到唐十八陵,从原上厚土,到原下渭河畔,我一遍遍地走,一篇篇地写。这些思考和经历,都融在了我的文学里,成为语言的呼吸,语言的节奏和本色。

元旦的钟声响起了,2025年的第一缕曙光已洒在寂静的清晨,连风都张开臂膀拥抱大地。心怀理想的人,已早早行动起来。我想起路遥的那句名言:像牛一样劳动,像土地一样奉献。于我,则会像农人一样,在文学的土地上不歇不停,耕种新的青翠。

里。她趴在窗口,听得很认真,也想跑来回答问题,却不得不留在广播室。小女孩心里急了,就这样一边擦眼泪,一边坚守着岗位,直到讲座结束。

我称赞她很有毅力,因她忠于职守,我们的讲座才能这么顺利地进行。小女孩说:“我读过您的这本书,我最喜欢里面的玉兔号月球车,它的任务是工作3个月,但它却在月球上工作了900多天,克服了很多困难,就是它一个人!月球那么远,它都能坚持,我也行!”

看着小女孩真诚的眼神,我想:她听到了小说里的那句悄悄话。这是文学带给作家的幸福时刻,如同山间吟唱的歌者,忽而听到山谷那边的嘹亮回应,禁不住满心欢喜。

人像浩瀚宇宙中的万千星斗,文学就像闪亮的星光,也许我与你相距遥远,甚至素不相识,却因为看到彼此的光芒,便能感受到宇宙那端,也有一颗柔软的、怦怦跳动的心。

美好的向往,浸染着对幸福的理解,也同样孕育着平凡中的力量。

其实,每一名煤矿工人的日常工作,就是劳动和休息、入井和出井,井下的工作就是把地里的煤层挖掘出来。多年之后,我去鲁迅文学院学习,突然意识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不会再听到这些词语:一个班扛几根柱、清几车煤、抬几台开关等。我从原本煤矿的语境进入到文学的语境里,正在经历一种纯粹的文学生活。

我把想象中的文学概念彻底释放出来,并赋予诗歌一种实在的意义。支撑这种观念的,是词语的准确性和个人经验的真实现场感,而我仅仅是将一块块煤一样的汉字从矿洞深处搬运到白纸上。一首诗歌放下不煤矿,一座煤矿却可以放得下一生;一个汉字写不透一块煤,一块煤却可以悟透人生。我尊重每一个汉字的到来,就像每一句诗歌对白纸的尊重,就像每一块煤对大山的尊重。

的人物形象,我能不能在这条人物的画廊里再增添一个或者几个新形象?我想这是对北京作家最大的挑战,如果能做到,也是一个北京作家的殊荣。为了实现前面所说的创作目标,我能够除了笔不停,同时还看眼不停,脚不停,心不停。我是写北京的北京人,写过二环路里的胡同,写过长安街边的部队大院,写过脱胎于工厂宿舍的麦子店,写过新老北京人交融杂居的中关村,现在正在创作原来是农村、后来迅速融入新城区的回龙观和天通苑。为了写出这些地方独特的气质和气息风貌,我尽力像一滴水融入海洋那样融入我所熟悉但还应该更熟悉的北京,相信能够写出一个复杂而真实的北京,也是独特的今之北京。

希望在2025年,我能够与更多有意思、有意味的人物在文学中相遇,而通过这些人物,我愿意和读者一起认识我们的时代。

了,十几年前的审美已经彻底扭转,不是单纯的线性发展,它是螺旋上升的——既在向前,也在循环。但更深刻的原因又是什么呢?

从此,我沉下了心,没有趁着热度再战网文,反而放慢了脚步,从另外一个视角去审视流行、审视网络、审视文学,甚至审视命运。我将目光投向我的出处:在考察了广东商业文化渊源后,写了粤商的精神寻问《十三行》;研究了岭南手工艺艺术流变之后,写了刺绣师的精神归宿《天衣》;翻阅了家乡神话记载后,写了故乡的神话渊薮《山海经·三山神传》……

这一次,我不再急于网络上的数据了,我学会了在写作中等待,等待着时间对故事的审判,等待着历史对文字的梳理。

一个回首,我也已经年届四十,对人生、命运与文学的关系,思虑也日趋成熟。我结束了日码三千,回归到理论研究中来,回归到高校教育中去,成了大学里的一个教授。

2024年已经结束,2025年已然到来。如今我坐看年轻一辈的作者们,在已经健全的创作机制中写作,在已经流畅的传播渠道里成名,里头的佼佼者20岁出头就能拿到百倍于我们当年的收入,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红利。我感恩网络文学,它充实了我过去20年生命的大部分,我为它酸过,苦过,寂寞过,但如今却又平和了。